

特写 | “应收尽收”总攻下的发热门诊：深夜，终于难得安静

原创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

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发自武汉

三层外科手套、一层头套、一副面屏外加防护服，从医护人员通道进入隔离通道，才进入工作区域。

这一系列的装备过程，很难与平常的“发热门诊”联系起来，但医护人员们明白，疫情之下，他们必须做好二级防护，防止感染。

一个多月过去，新冠肺炎疫情笼罩着这座城市，确诊病例仍在上升，防控仍不能有丝毫松懈。

2月10日，是武汉首次公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42天，“封城”的第19天。湖北省卫健委2月10日消息，截至9日24时，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921例，累计16902例。

发热门诊是判断发热患者是否是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的重要关卡，也是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一环。

疫情以来，由于医疗资源紧张，“排队三小时”“看病到凌晨”是病患对武汉医院发热门诊的印象。

面对不断增多的病人与有限的医疗资源之间的矛盾，武汉给出的方案，是建设火神山医院、雷神山医院以及方舱医院，形成重症轻症患者分流机制。

矛盾正在缓解。随着新建医院投用和各项防控措施的实施，武汉市肺科医院发热门诊同时间段接诊人数，由三位数降至两位数。该医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三家定点医院之一。

该医院的接诊医生及护士2月7日均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，当天，他们发热门诊接诊患者的人数出现“断崖式”下降。“原来一上午需要接诊40几名患者，现在一天才接诊40几名患者。”其中一名接诊医生说。

10日上午，刚值完发热门诊夜班的程真医生称，这两天接诊的患者跟7日那天差不多。“昨天，我们三个医生白天接诊的人数加起来100多名。在此之前，最多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医生可接诊300多名患者。”

三天前，澎湃新闻记者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探访十小时，记录患者分流之后发热门诊的状况。当天深夜，这里难得地“静”了下来。



一名患者独自在走廊输液。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

1

2月7日下午3点，阴天，迎面吹在脸上的风，有点冷。

进入发热门诊之前，护士宋笑笑问记者“你害怕吗？”

“嗯，担心被感染。”

“不要怕，你跟着我，做好防护措施，没问题的。”

“全副武装”后的宋笑笑穿过亮着紫外线灯的房间后进入发热门诊。门后的走廊两边摆放着座椅，共16个，尚有空位。

发热门诊内，脚步声与患者的咳嗽声、喘气声掺杂在一起。



身穿雨衣看病的患者

“今天的患者相比昨天少了很多。”宋笑笑说，“大概是很多患者去了方舱医院吧”。

有发热症状的患者集中在这里，老年人居多。有的患者穿着一一次性雨衣，戴着医用口罩在走廊边上打点滴；还有人戴着泳镜。



一名女士照顾生病的母亲，送饭后坐在窗外。

继续深入，宋笑笑来到诊疗室，医护人员的工作间，配药室在最里面一间小屋子里。以诊疗室为中心，两旁是留观室，里面都住满了患者，一间8人，另一间7人。

在这里，医护人员可以透过玻璃留意到留观室内患者的情况。

“从临床诊断表现，留观室内的患者基本上是确诊新冠肺炎患者。这里的医护与患者之间被交叉感染风险非常大。”在留观室值班的程真医生说，从他接诊新冠肺炎患者案例来看，新冠肺炎患者症状主要是以发热为主，从早期的低热慢慢变成持续高热，随后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。



发热门诊留观室

留观室里的患者，几乎每个人身边立着一个近一人高的氧气钢瓶，更有病情严重者用上了呼吸机。他们大多数人坐在病床上，时而躺下，没有交谈。有的患者见到医生时会哭泣；有的患者吸着氧，静静地发呆，眼睛没有神。

一位73岁的老奶奶，躺在留观室的最里面，氧气面罩遮盖住她大半张脸，看不清样子。她的旁边放着呼吸机，呼吸时发出的声音最大，像在“打呼噜”。

“老奶奶昨天被家人送到这里的，来的时候已经意识不清楚。老奶奶做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，她被确诊了。”程真说：“没有办法，床位实在是安排不了。加上老奶奶情况很严重，哪怕有床位，转运也非常危险。”



医护人员正在转运患者

“护士，换针。”一位在走廊输液的患者喊着，负责治疗的护士连忙赶了过去。

配药、打针、换氧气罐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。一位护士推着比她高出一个头的氧气钢罐，挪到患者身旁。

护士们来回穿梭在走廊、留观室、诊疗室，不曾停下来休息。来自该院肺结核第1病区的护士曹思说：“这是我支援的第一天，站了五六个小时，腰酸的厉害。”

走廊东边有一间接诊室，里面坐着两位医生，主要负责看病人的CT报告。接诊室外边，正排着一列长队。



接诊室的医生正在查看患者报告结果。



交谈工作的护士

接诊室区域还有一名护士站在入口，负责分诊，此外，她还需要负责给外边进来的人开门。

“这样避免患者和家属混乱进入室内。”一名护士说，这也是他们慢慢摸索出来的。

一个多小时过去，接近傍晚，仍有患者不断进入发热门诊，走廊东边坐着几名老太太，戴着口罩靠在座位上输液，没有交谈。



看望患者母亲的家属

— 2 —

“您帮我照看一下，他耳朵听不见，您说话得大声一点。”

戴着老花眼镜，裹着帽子的刘楠对护士说。随后，他把坐在轮椅上的老父亲交给护士，向接诊室走去。

护士走来趴在这位老人耳边大声说：“嗲嗲，我现在要给你打针，手不要乱动。”
老人没有反应。

护士再一次大声说：“嗲嗲，我给你打针，要是不舒服，你跟我说哦。”这次，老父亲点了点头。



男子照顾83岁老父亲在留观室输液

老人的输液单上写着年龄：83岁，主要输入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物。

扎好针，老人双手叠放。护士见状后询问老人，“您是不是冷？但是这样你会容易跑针。”随后，护士把老人的双手拿开，将衣袖拉了拉，尽可能盖住手背，又把旁边开着的窗户关起来。

没多久，老人的儿子赶了回来，护士交待好药物服用方法后，他扶着老人进了留观室输液。

“我年龄也大了，今年55岁。父亲不舒服好几天了，但今天他才打电话告诉我。”刘楠说到这，叹了口气。

“你要注意，不要跟患者说话。”刘楠反复嘱咐着，而他和他的老父亲坐在有确诊患者的留观室内，戴着两层医用口罩。

留观室内的患者有的坐着，有的躺着，一直输着氧气，护士们的任务就是给患者换药、换氧气。

一名穿着紫色外套的老人，坐在走廊座位上吸氧、输液，旁边放着一一次性杯子，还有块未吃完的小蛋糕。时不时咳嗽几声，便又闭上眼睛、喘着气休息。

他的斜对面，坐着一位穿着一一次性黄色雨衣的女士，她也在挂水，一直用手捶着膝盖。

“护士，我能不能不打了，我不舒服。”她对护士说，护士看了看她的输液单：“你还没打完，再等等。”

下午五点多钟，晚饭时间到了，陆陆续续有患者家属过来探望。一位穿着简单的白色布制防护外衣的中年女士，提着保温饭盒，径直走向留观室，看望母亲。

“您母亲现在情况如何？”

“没有好转，但比待在家里要好一些。”中年女士的声音显得疲惫，没等细问，她连忙摆了摆手离去“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

护士张梅在留观室外，低声说：“她真的很辛苦。父母都得了新冠肺炎，70多岁的父亲已经转入住院，她现在需要两头来回跑，照顾家人。”

透过病房玻璃，刚好可以看见中年女士站在床边，给母亲端菜端饭，母亲会接过饭菜，慢慢地吃上几口。待母亲吃过后，中年女士来到走廊，站在窗边，望着窗外，一脸惆怅。

此时，刘楠也照顾老父亲吃着医院提供的盒饭。不久，他端着老父亲吃过的盒饭走出来，只有米饭有夹过的痕迹。

张梅说，医院接诊的患者中，很多都是一家一家被感染的患者。

晚上七点时，早班的护士就可以下班了。下班之前，她们需要与中班的护士做好医疗物资、患者情况等交接工作。宋笑笑和其他护士正在清数“克力芝”，“这个药很珍贵，我们每天要清点很多回，每小包分装20粒。”宋笑笑说，这种药对新冠肺炎有一定抑制作用。

“笑笑，今天的氧气罐多少个？”“32个。”宋笑笑和另一名护士在走廊尽头清点氧气罐后，发现已经空了6瓶。



走廊尽头的氧气罐

— 3 —

傍晚6点20分许，整个发热门诊变得安静起来。站在诊疗室内，仅听到旁边留观室患者的咳嗽声、喘气声。走出诊疗室，走廊只剩下两名患者，他靠在椅子上挂水。接诊室也只剩下医生一人。

“昨天，医院里的患者还满满当当，走廊上基本空无一席，不少人都是拿着输液杆，挂着满满输液袋，站着输液。”宋笑笑说，看到今天这般情况，对他们医护人员来说，压力相对减少，她长舒一口气。转身又继续交接工作。

夜幕逐渐降临，发热门诊的走廊也变得安静起来，只有一两名患者在输液。但在留观室，还有15名患者躺在床上吸氧；有的患者拿着手机正与家人视频，也有患者家属赶来陪同，聊聊天。

挂着呼吸机老奶奶的孙子孙女过来关心情况，医生说：“现在，老奶奶的氧饱和只有60%，正常人需要达到95%以上。”听完医生说的话后，孙子孙女回到留观室，陪在无意识的奶奶身边。

40分钟后，宋笑笑与同事做完最后一个患者病例交接工作后，准备下班。宋笑笑和曹思走向员工通道，工作八小时的她突然回头说了声：“下班了，可以休息了。”

说罢，宋笑笑比了一个剪刀手。

晚上七点，中班的医护人员准时到了。这一班次三名护士，一名医生。他们需要负责发热门诊所有的情况直至次日凌晨一点，其中，医生需要值班到次日早上八点。

护士张洁与他人穿得有点不同，她在防护服外边还套上一件一次性蓝色手术服，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。

张洁给患者更换氧气，顺便给患者倒热水，一会跑去门诊入口开门。“我今天第一次值晚班，就跟着其他护士多了解一下情况。”张洁说完后，她又跑出去，给此前坐在走廊打针紫色外套的老人，临时搭一个行军床，让其躺下。

晚间，偶尔有一两名患者过来，但了解完相关报告后就都回去了。

此时，不到晚上九点，走廊已经空无一人。

“今天患者人数突然‘断崖式’下降，以往晚上都得看到凌晨一两点。”医生陈南说，发热门诊开设后，他就一直待在抗疫一线，2月7日这天是目前为止接诊患者最少的一天。

“我接收的第一例发热病人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，年龄在50岁以上。”陈南说，一个多月以来，他们遇到不少患者带有恐慌情绪，有的患者会哭泣。

那时，陈南还会“吼”上两句，待患者平复后，安慰他们，继续给他们看病。

在张洁刚稍作休息时，她又接到通知，留观室有一名病人即将转院，张洁随同另一名护士帮病人转院。张洁推着一辆轮椅进入留观室，备好一个氧气袋。

“慢一点，慢一点。”张洁说，她一边指导患者家属将患者扶到轮椅处，一边拿着氧气袋保证供氧。

半小时以后又来了一名留观患者。一进留观室，就被插上了氧气管。



起雾的护目镜



因长期戴手套，起了湿疹的双手

— 4 —

晚上十点钟，发热门诊里仅能听见护士的脚步声，患者的咳嗽与喘气声。留观室大多数病人已经入睡，但有一位戴着枣红色帽子的老爷爷，他插着氧气管仍坐着，捧着手机看电视剧。



夜晚十点多，捧着手机看剧的老爷爷

另一间留观室里，刘楠的老父亲仍坐在留观室在输液，刘楠则躺在走廊外的椅子上边睡着了。

护士张洁和谢芳来到诊疗室，第一次看见她们坐下来休息。

“昨天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衣服都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来回得三遍。今天的工作算比较轻松一点。”谢芳笑笑说，衣服没湿。

他们虽坐在诊疗室，但手中又忙起清点“克力芝”的颗数，眼睛时不时要张望一下留观室的情况。张洁望向那位病状很严重的老奶奶（挂着呼吸机）时叹气说：“现在完全靠氧气支撑着。”

回想起这些天来抗疫的日子，张洁说，他们时常会与患者发生矛盾和冲突。“记得前几天，我值白班的时候，有一名患者因打针慢了，他差点要打护士长。”

张洁当时非常紧张，生怕对方会打自己，但还是坚持给这名患者打完了针。

晚上11点，留观室的灯熄了。

只有那位戴枣红色帽子的爷爷还坐着，时不时拿出手机看一眼。“我问过他，要不要躺下休息，他说坐着舒服一点。”谢芳说。

刘楠带着老父亲刚刚离开门诊，准备回家。

夜晚的时间总是过的特别漫长，还有一小时，将迎来第二天。谢芳和张洁待在诊疗室，一边观望留观室病人情况，一边整理交接的工作。

“叮咚叮咚”门铃声突然响起，张洁连忙起身去开门，进来四五名身穿黄色防护服的人，其中两人手里拿着担架。

穿过走廊，他们向住院区域走去。数十分钟后，身穿黄色防护服的人，抬着担架匆匆走过。

“ICU有个患者刚刚去世了。”张洁说。

顿时，张洁和谢芳的心变得有些沉重。



凌晨一点的发热门诊走廊

凌晨1点，走出待了十余小时的发热门诊，武汉依旧那般“不吵”、“不堵”。医院还亮着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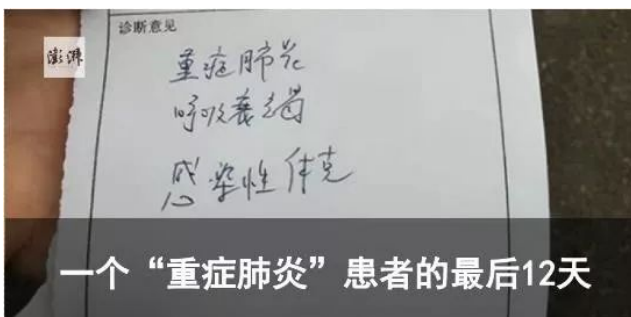
(文中人名均为化名)

本期编辑 周玉华

推荐阅读



除夕至初六，
上海战“疫”争分夺秒全纪录



一个“重症肺炎”患者的最后12天



女子排队买烤鸭时被感染

更多精彩内容，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

澎湃

[阅读原文](#)